

QIANGTOUSHANG DE TELI

墙头上的特里

【英】 伯纳德·阿什利 著
宏 力 范 飞 译
董 庆 杰 校

TERRY ON THE FENCE

Bernard Ashley

根据 Puffin Books 1978年版

译 出

墙头上的特里

〔英〕伯纳德·阿什利 著

宏力 范飞 译

董庆杰 校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5印张 195,000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1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81 定价：0.90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在英国社会产生过强烈反响的当代长篇儿童小说。作品描写的是伦敦少年法厅审理的一起少年偷窃案始末，从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与孩子成长的必然联系上，向读者展现了当代英国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一个侧面，尖锐地触及了少年犯罪这一重大社会问题。全书构思严谨，语言生动，心理描写细腻，字里行间充满孩子味儿，寓深刻的思想内容于自然真实的平凡生活描写之中，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少年形象——好孩子特里和坏孩子头儿赖斯，题目更是匠心独具。读者可以在阅读中，进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，对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、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引为鉴借。

主要人物表

- 特里·哈默····· 小学四年级学生，11岁，昵称特尔。
- 特蕾西·哈默····· 特里的姐姐，13岁。
- 格拉迪丝·哈默····· 特里的母亲，制刷厂工人。
- 杰克·哈默····· 特里的父亲，某工厂工资员。
- 查利····· 特里的舅爷，小食品店主。
- 埃文斯····· 特里的班主任老师。
- 赖斯····· 赖斯利的略称。小学高年级学生，坏孩子头。
- 米克····· 小学生，赖斯的同伙，昵称米基。
- 丹尼斯····· 小学生，赖斯的同伙，黑孩子。
- 塑料脑袋····· 一个头顶戴着半个球壳子的孩子，赖斯的同伙。
- 小黄毛子····· 赖斯一伙里最小的一个。
- 马歇尔····· 狐狸山小学校长。
- 贾维斯····· 狐狸山小学更夫。
- P·C彼得斯····· 狐狸山一带的警官。
- 鲍威尔····· 少年法庭的书记员。

第 一 章

特里耷拉着脑袋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目光溜着人行道路面上的条条接缝，无精打采地顺着马路走着。时已黄昏，街上灰蒙蒙的。只见他肩上挎着个宿营袋，目不斜视，径自贴着一排排小树和一截截矮墙蠕蠕而行。每迈一步，那薄薄的胶鞋底下，都凝聚着不可动摇的决心。由于刚才的争吵，他觉得嗓子有些肿痛，眼睛也火辣辣的难受。每次同姐姐特蕾西吵架，倒霉的总是他；不管为什么缘故吵了起来，总要派他的不是。他妈妈以为，特蕾西已经长大了，有正事，而他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娃娃。其实才不是呢，他已经十一岁了。真不公平。

还没等他拿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呢，家门前的那条街不知不觉就走到头了。于是，他向左一拐，朝狐狸山大路和空场草坪方向走下去。他心里有数，这个时候在那儿保准碰不上学校里的熟人。可是，如果向右拐，就会走上山坡那片新盖的公寓大楼，在那儿，十有八九会遇到熟人。眼下，他满肚子不痛快，同时又觉得自己怪可怜的，所以不愿意遇见熟人打搅自己的心境。再说，在这个气头上，万一碰上熟



人，他也不会象平时那样知书识礼、客客气气。

特里边走边回想着当天早晨的事，心里断定，那纯粹是特蕾西诚心跟自己过不去。

“特里，把你身上的那件新衬衫脱下来，新衬衫还干净，是留给你星期六穿的。”光发号施令还不算，她还盛气凌人地朝特里的房间走过来。

特蕾西满打满算不过十三岁，可她自以为就是个大人了。瞧她数落特里那架势，仿佛她不是个小姐姐，倒活象个姑妈。更叫特里来气的是，哪怕有半点机会，她也要跟妈妈合伙来对付他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她特蕾西能截长补短地替他说上一两句好话，他对她硬充大人本来不会这样反感的。

“礼拜天我也穿了，”特里反击说，“衬衫已经不干净了……”其实他早就准备好了，应付她们娘儿俩谁来找这个碴儿。

“不干净也不算脏，礼拜天只是查利舅爷晚上来咱家作客时你穿了一会儿。你知道，妈妈叫你把衬衫搁起来等礼拜六参加晚会的时候好穿。礼拜天晚上妈告诉你的，我听见她说了。”特蕾西的话语里锋芒毕露，俨然一副顶头上司的派头；尤其让特里感到可恶的，是她拿腔拿调、忸怩作态的怪模样。

“一边去！”他“啪”的一声关上了屋门，说，“少管闲事！”

这件衬衫实在漂亮，即使是现在，为着它已经惹出了这么多乱子之后，再看上一眼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油黑的颜色，掐腰，透明，穿在身上哪里还是个小学生，分明象名演

员。它是哈默夫人查看了商品目录，才好不容易买到的。特里生来头一次过生日得到了新穿戴，真叫他喜出望外——这可比给他买件新玩具强多了。生日那天，当他一睁眼看到床头上那闪闪发光的玻璃纸口袋时，他就知道准是一件理想的生日礼物。打开一看，哈，果真不出所料。望着眼前的衬衫，起初他觉得有些新奇，紧接着是一阵欣喜。他试着把衬衫穿在身上——嘿，正合身。足足有十分钟，他昂着头、挺着小胸脯，摆出各种姿势，一个人对着镜子独自欣赏着。他觉得自己一下子由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：原来他一向不大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，现在他突然间意识到，自己也是个为人们所瞩目的人，得留意在别人眼里看来自己是个甚么样子。

过生日是十天以前的事了。生日一过，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，除了上学还是上学，没有什么特殊场合可去，衬衫也不让穿了。这真好比买来了新雪橇天却不下雪，弄到了板球拍却阴雨连绵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开小店的查利舅爷打电话来说，他礼拜天要自带火腿过来和他们一家人一起用茶点，这一下可乐坏了特里。特蕾西却不然，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扫兴。因为倘若查利舅爷不来，她本来可以和街下坎的凯伦搭伴儿，一起去俱乐部的。哈默先生也有些提不起兴头，他看不惯妻子的舅舅那副作派——到这里来还要自己带吃的，出洋相。唯独特里喜不自胜，因为他终于又有机会正式穿上这件衬衫了。

“好家伙，又长高喽，小伙子，”查利舅爷一面说话，一面解开把他那二百四十磅重的肥胖身子，固定在那辆“罗佛

牌”越野吉普车车座上的安全带。“我挺喜欢这衬衫……”查利舅爷的块头大极了，他四平八稳坐在汽车里时倒还象个样子，可是一出车门、一下车，笨得活象个大海龟。他沉甸甸地靠着特里，一步一挪地从门前窄道走了进来。

“摸着倒不错，我敢说是块好料子。发财了怎么的，格拉迪丝？”

打从查利舅爷进屋一直到他离开，他总是一个劲地说呀，逗呀。除了哈默先生一个人以外，全家人都象过公假日一样快活。兴致最高的当然是特里，因为他的衬衫受到了这位“大人物”的夸奖。

“要做个好孩子啊，”查利舅爷在那满是闪闪发亮旋钮的汽车里重新坐好之后说，“给，”说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掏出了一枚五十便士的硬币递给了特里，根本没用在兜里翻呀，摸呀的。“拿去买一块象样的丝绸手帕放在衬衫兜里。好啊，小孩子长的是快……”

送走了查利舅爷，特里象个身高两米的电影明星回家看望自己的老母亲一样，得意洋洋地进了屋。他满心想到客厅里去，再喝一杯查利舅爷带来的可口可乐，没想到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

“过来，特里，把衬衫脱下来，放被子睡觉，”传来妈妈的喊声，“明天还得上学呢，都快十点了。把衬衫挂到衣架上，礼拜六晚会还能穿……”

查利舅爷走了，特里的心“刷”的一下又凉了。恰如风筝正在蓝天中迎风飘舞，突然间风停了。他悻悻不快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很不情愿地脱下衬衫，小心翼翼地抖了抖，搁在了

床边的椅子上……

此刻，他一边顺着人行道走着，一边低头俯视自己身上的衬衫——给他惹来诸般麻烦事儿的孽障：它上头的浮光竟还若隐若现地反照在他脸上。衬衫是用一种特殊的料子制成的，光亮润泽。而且，每当他身子一动，衬衫便马上向不同的方向散射出一连串的闪光，宛如水中的涟漪。看着看着，这件衬衫那天早晨在学校引起轰动的场面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学校里的小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喜欢这件衬衫的。

“真带劲！”

“老哈默这件衣服买的真够有眼力！”

听到同学们的交口赞许声，包括那些粗话在内，特里一概报以甜滋滋的微笑。象生日那天早晨醒来之后的发现一样，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，实在太叫人高兴了。那天，就连班主任埃文斯老师也没有让他扫兴，他给同学们发作业本时，用不动声色的幽默语气说道：

“我看你准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典礼吧，特里？”

那天早晨为穿这件衬衫上学，还真的费了不少的事呢。先是快嘴的特蕾西找他的岔子，两个人吵了一阵，然后他又得躲过正在楼下的妈妈，偷偷溜出家门，结果连吃午饭的零钱都没朝妈妈要。不过他想，那也值得，有这么一件好衣服不穿上给大家开开眼，实在说不过去。别的孩子们一有新靴子，新皮茄克什么的都穿着上学；让他留着衬衫参加贾逊·布朗家的晚会，在他奶奶和一大帮闲杂人面前露脸，多傻气。可是，有什么法子呢，他一穿上这件衬衫，妈妈很快就会过来不让。在她看来，好象不这样做就愚蠢似的，活气死人。

远处地平线上，一抹乌云黑沉沉地掩压过来；云层里不时发出一道道闪电，耳边时而传来隆隆的雷声。特里没穿外衣，幸好天不冷，雨也一直没有下起来。然而，那股潮湿劲儿却闷得人难受。特里继续回想着。放学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要不是可恶的特蕾西多嘴，本来也会相安无事的。妈妈在班上劳累了一下午，下班回到家后，她从来没有心思过问这些鸡毛蒜皮的事。想着想着，刚才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“妈妈，特里回来了，身上穿着那件过生日的衬衫。”特蕾西站在楼梯顶上没好气地扯着嗓子向她妈妈告状说。

特蕾西无非就是给妈妈提个醒，让妈妈想起她的责任——生气发火。岂有此理，好象他特里没把衬衫穿回来似的。

可是，起初哈默夫人并没有听见特蕾西的话，她有更着忙的事要做。此刻她又热又乏，同时要干三样活计，一眼没照顾到，把牛奶也给烧冒了锅。

“喂，拿糖来！我这儿急等用糖！”

厨房的洗碗池里，这时堆得老高老高：有早饭用过的餐具，又有喝茶用过的缸子……只见这一大堆锅碗瓢盆在微微晃动，她赶忙把奶锅按在上头，找了找平，才使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山勉强稳住架，好歹总算没坍塌下来。她随手抓过一块尼龙抹布，塞到那热得几乎上不了手的压力阀门下头，动手揩擦溢到锅外头的牛奶。锅上的定时器还在“吱吱”尖叫，象是在警告主人，该赶快把它挪开，电冰箱顶上的三个盛满牛奶的奶瓶，也等着拿走似的，它们被振动得聚成一堆，发出“得得得”的响声，象在发泄他们对这混乱状

态的不满。哈默夫人一边使劲儿地擦着奶锅上的奶渍，一边在心里暗自提醒自己：只有动作快些，来回地擦拭，一次只擦一小片儿，才能把就要固结在搪瓷上的奶渍子擦净。不料，一会儿工夫，她便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了，耐心烦儿也没有了。想到自己的丈夫杰克，更叫她灰心丧气，他是苍蝇飞进大油钵——光吃不算，还“嗡嗡”地瞎报怨。他准会工作到很晚才回来，到家之后，见了乱七八糟的厨房，他就会摆出一副高贵得多么了不起的架子，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，但却一声不吭，仿佛这样的事根本用不着他劳神伤口似的。她把手里的抹布往锅台上一扔，回身朝正厅走去，心想特蕾西总肯当个好帮手的。

她伸手拉开了厨房和正厅中间的门，一步迈了进去。这时的大厅，正处在紧张的对峙气氛之中。两个孩子象两只素不相识的猫一样，拉着架势站在楼梯上，特蕾西站在上方，特里站在下方，两个人眼看就要打到一起。特蕾西一眼瞥见妈妈来了，于是又抢先利用了这个优势。

“看他，又穿那件黑衬衫了！妈，就是你不让他穿着上学的那件……”

那以后的每一句话都一直在特里耳边萦绕，好象放着一节循环录音带，两个人言来语去的，霎时间便吵得不可开交，局面也急转直下。起先特里还能够控制，但渐渐地他就驾驭不了啦，明知马上就会捅出漏子，却又无论如何拢不住缰绳。

“没什么，妈妈，衬衫没脏也没什么的……”

要是特里不说话，哈默夫人本来会拿爱搬弄是非、没事

找事的特蕾西出气的。可是他这么一说，反倒把妈妈的注意力引到了他自己的身上，弄了个引火烧身。

“你这个蠢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没脏？也许是你看不脏吧……”

“是不脏。我穿得很小心。”

“你不听我说完是怎么的？外面可能干净，可那胳肢窝里面也干净吗？东西不光是弄上泥土算脏，脏也有多种多样。象今天这样又闷又潮的天气，你里边全都出汗湿透了，衣服能有好味！”

特蕾西瞟了一眼特里，鼻孔朝天地扬起了头。

“你可不想象癞狗大叔那么脏吧，对不对？”

特里当然不愿象传说中的癞狗大叔那么不讲卫生。特里没有吭声。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，他已经穿着这件衣服上了一天学。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场面的：老老实实地罚站，让人家训斥。那也划得来了。他稍微地向前躬了躬腰、低了低头（通常这足以有助于尽快了事的）。他注意到特蕾西偷偷溜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倒不是说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”妈妈倦怠无力地说，“今天晚上我有好多好多衣服要洗，多洗你这一件也不能怎么样。我就是想，要是不洗星期六就能穿不是更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妈妈。”

这句话是非说不可的，否则，数落下去就没个完。不过特里的检讨也并非有口无心、流于形式，他的确感到内疚，对不起妈妈。她从早到晚在制刷工厂上班，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也难得有空歇一会儿。每天晚上十点来钟，她一头倒在

沙发上就象再也起不来了似的。对于她来说，日子过得实在是够苦的了，而且，正象她抱怨的那样，他和姐姐又总是不能帮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

“好了，不要紧。往后多帮妈干点活就是了。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……”特里的回答既包含着忍受的意思，也带有屈从的成份，多多少少显得勉强，但又非得这样说不可。哈默夫人并没算完，特里也知道下一步又该是什么事了。

“你屋子里地板上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没有？如果没收拾，现在就收拾去吧，特里。等我收拾完厨房这个乱摊子就上楼去打扫地毯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特别是衣服和石子都得……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哈默夫人回厨房去了，特里勉强地朝楼梯走去。什么“好好地”、“帮大人干活”，烦死人了。他从书本上看到的是，人家的孩子干的是粉刷篱笆墙啦、劈烧柴啦，帮着照应个商店啦什么的，那才真叫帮家里干活哩。叫自己帮家里干的活儿可倒好，从来都是老一套，“把自己的衣服归拢好”、“好好地”，没有比这更叫人烦恶的了，他忧郁地想着。

本来他是想回屋里找点吃的。可是一到楼梯口正厅那面，大镜子里照出来的他那修长的身影却吸引了他。于是，他向自己的身影投去了满意、赞许的目光。嗯，不错！真是件了不起的衬衫，穿在身上年龄显得大多了，让人家见了说不定都会多看一眼呢。他站在那里，歪着头，对着镜子挤了

挤眼睛，自演自着。

“妈，让我穿到喝茶的时候行不行？我是说这件衬衫。”

哈默夫人这时一面往另一个锅里倒牛奶，一面用脚一踢关上了电冰箱门。

“行啊，愿意穿就穿着吧。”她精疲力尽地答应了一句。

特里对着镜子里头自己的身影努了努嘴，扬起头来，舒展双臂，毫无顾忌地自我陶醉起来了。初露头角，脱颖而出。上得了画报的。“黑衫少年。”观众们如沸如潮的喝彩声，女人家如醉如痴的尖叫声，欢声雷动，不绝于耳。而他，则面对着摄影镜头，挥动手臂，频频致意。

“臭美，蠢猪！”

特蕾西出现在她卧室的门口，从楼梯栏杆上头露出了她那撇嘴筋鼻子表示厌恶的面孔。

“看你那个小样，你以为你什么事情都能混过去呀？”她没好气地挖苦特里。“妈，别让他穿了，叫他脱下来。”

“闭上你的嘴巴！”特里愤愤地说。不过他知道，光是站在那里空喊她是不会住嘴的，非得采取行动不可。话音刚落，他把头一低，直奔楼上冲去，两脚踏得楼梯“咚咚”作响。“你住嘴，特蕾西！别把爪子伸得那么长，什么事都想管管！”本来，骂他蠢猪就够让他来火了，再加上特蕾西看见他照镜子更叫他感到难堪。

开始，特蕾西还稳稳当当地站在原来的地方，等她发现特里火头这么大，便一闪身躲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她心中有底，只要自己使劲把门顶住，是足以挡得住特里的攻击的，尽管他长得不算小。就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她也没有忘记

在关上门之前再告上一状。她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妈！妈！管管特里！”

特里二话没说，闷着头飞也似地扑上楼去，“嗖”的一下转过了楼梯的拐角栏柱，冲上了楼，动作是那样的敏捷。他的这一招儿是反复和特蕾西打架，几年以前就练了出来的功夫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在这个战斗的舞台上，特蕾西也决不是白给，她的动作之快，也要用秒以下的单位来计算。没等特里那愤怒的拳头打着自己，她已经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门，然后又用身子把门牢牢顶住。

“妈！”屋里传来特蕾西急促、含混不清的求援声。“你没听见怎么的？”

哈默夫人当然听到了“咚咚”的楼梯声、“哐哐”的砸门声和特蕾西那没有好气的呼喊声，此刻她正朝这边赶来。她几大步来到楼梯跟前，嘴里高声喝道：

“你们两个败家子儿！我都累成什么样啦，看不见吗？我要你们怎么来着？无非是文静点儿，帮我干点活儿。就这样报答我吗？吵呀，闹呀，打呀。特里！你给我打那个门口滚开！”

她这时正好上了一半楼梯，站在楼梯平台上，隔着栏杆，她的头和特里的脚一平。可是，从楼梯扶栏空里伸过手去却够不到特里的脚脖子，这个她以前不知试过多少次了。特里站在那里，后背顶着门，脸气得绯红，眼圈里噙着委屈的泪水。

“败家的特蕾西！”他嘟哝说，“都怨她。她想法子不让我消停……”

哈默夫人来到楼上，凛然地拍打着特蕾西房间的 door。特里赶忙把头往下一缩，唯恐妈妈敲门的手腾出空来打在自己的头上。

“特蕾西，把门给我开开。出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她用衣袖抹了抹拍在门板上面的做甜点心沾在手上的果粉。“开门，快点！”

门小心地开了一道细缝，露出了特蕾西那张吓得发了白的、但依旧得理不让人的小脸。

“妈，管管……”

“出来！”

“他纯粹是个光顾自个儿、败家的蠢猪。就仗着他是个小子，他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混过去。你总是管我管得那么严……”

特蕾西朝里退了两步，把屋门敞开了。她这是取了个两全其美、万无一失的折中地位，既不叫特里抬脚踢到，也不会被妈妈的拳头打着。

“特蕾西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叫你不要总是惹是生非。如果你多管管自己，少管点儿别人的闲事，这个家本来能有个安宁的日子过。今后你少管他，我是他妈，你不是！该管的时候有我。显不着你。”

“就是吗。”见姐姐被妈妈猛剋一顿，特里打心眼里往外高兴，于是赶忙加了一句。

“还有你，”哈默夫人突然转向特里，朝他骂开了，她的耐性已经不复存在。从她那憔悴的脸上，可以看出她经常操劳到深夜、疲惫不堪的神色。她既要治理这个家，把一切家